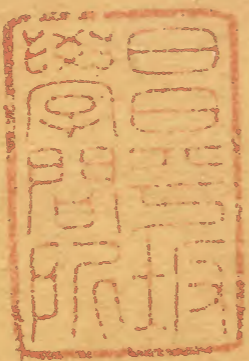


唐荆川左編

九十九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二九	一四〇	〇〇〇	漢書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二九	一四〇	〇〇〇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140(99)		
函號	290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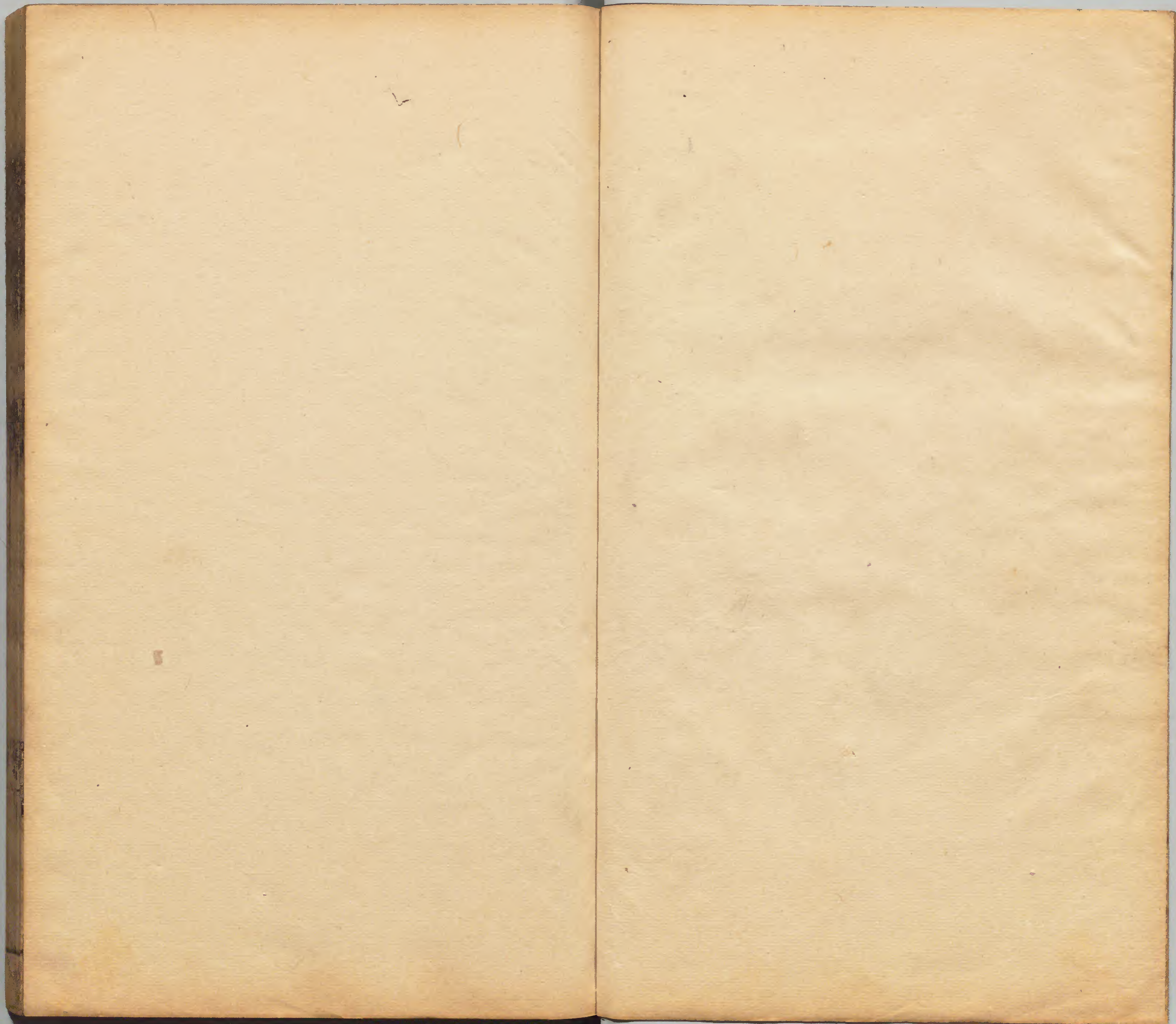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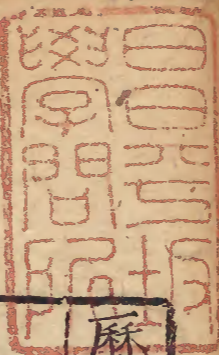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

淺草文庫

唐田承嗣悅緒季安

傳魏

田承嗣平州蘆龍人世事蘆龍軍以豪俠聞隸安祿山麾下祿山反與張忠志為賊前驅陷河洛祿山嘗大雪按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探甲列率閱所籍不闕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俄而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復振抗王師歲餘史思明亂承嗣又為賊導及朝義敗與其保莫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求救幽州承嗣守



莫因執賊妻子降于瑒厚以金帛反間瑒將士瑒慮下生變卽約降承嗣詐以疾不出瑒欲馳入取之承嗣列千刀爲備瑒不得志承嗣重賂之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謝願備行間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析數大赦凡爲賊誑誤一切不問當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誓不死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至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承嗣沈猜陰賊不習禮義旣得志卽計戶口重賦斂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喬秀強力者萬人號

牙兵自署置官吏圖版稅人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宗以寇亂甫平多所舍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鴈門郡王寵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爲大都督府卽授長史詔子華尚末樂公主冀結其心而性素凶詭愈不遜大曆八年相衛薛嵩死弟嵩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嵩嵩以衆歸承嗣而帝自用華州刺史李承昭爲相州刺史未至承嗣誅吏士反陽言救實襲取之帝遣使論罷兵承嗣不奉詔遣將盧子期取洛州楊光朝取衛州脅刺史薛雄亂不從屠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逼使者行磁相遣劉渾從之陰使從姪悅諷

諸將請使者務面請承嗣為帥使人不敢詰於是厚
賞請已者帝乃下詔貶承嗣永州刺史許二子從姪
悅及諸子皆逐惡地詔河東節度薛兼訓成德李寶
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淄青李正已淮西李忠臣
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犄角進若承嗣不
承命聽在所執討以軍法從事其守將以磁降李正
已攻拔德州李忠臣攻衛築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將
任往攜阻殺數十乃定帝又遣御史大夫李涵督諸
印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惟成
心承嗣悉兵圍之為寶臣所逐火輜重歸于貝

窮不知所出遣人奉表請委身北闕下又使悅與盧
子期將萬人攻磁州也東山宣慰使韓朝彩等固守
兼訓以萬騎屯西山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磁時承昭
以神策射生繼進入河東壘諸軍進討數有功頗顧
賞天子使中人多出御服良馬黃金萬計勞賚使
人供帳高會諸軍少懈而正已賈臣二軍會棗疆更
相見會正已軍輒引去忠臣乃棄月壘濟河屯陽武
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自閉壁以驕賊
子期分步騎萬人環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麾而
進河東兵決戰而成德幽州兵繞出子期後於是圍

解更陣高原諸將與承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屍旁
 午數里斬九千級馬千匹執子期及將士二千三百
 旗纛器甲鼓角二十萬諸軍乘勝進距磁十里暮而
 舍承昭舉燧朝彩出銳兵鼓譟薄魏營斬首五百悅
 驚率餘兵夜走盡棄旗幕鎧仗五千乘成德軍將王
 武俊以子期歸寶臣寶臣方攻涪州因以示城下降
 之復徇瀛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子期京
 師斬之天子遣中人勞寶臣不為禮寶臣乃貳反攻
 朱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滄州正己又請天子許承
 嗣入朝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

遣之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谷帛之數以與之
 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去無日諸子不肖悅亦孱弱
 凡今日所有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
 者於廷南面拜而受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
 己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
 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十一年帝遣諫議大夫杜
 垂持節至魏受其降許闔門還京師赦魏博所管與
 更始承嗣逗遛不至其秋復畧滑州敗李勉兵會李
 靈耀以汴州叛詔忠臣勉河陽馬燧合討靈耀求救
 於魏承嗣使悅將兵三萬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己

將尹伯良死者殆半乘勝屯汴北郭與靈耀合燧忠
臣逆擊破之悅脫身遁斬獲數萬靈耀東走欲歸承
嗣為如江所擒并魏將常準獻京師明年承嗣上書
請罪有詔復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復賜鐵券承嗣盜
有貝博魏衛相磁洛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凡再興
師會國威中奪窮而復從故承嗣得肆姦無怖十四
年死年七十五贈太保悅早孤母更嫁平盧戎卒悅
隨母轉側淄青間承嗣得魏訪獲之年十三拜伏有
禮承嗣異之委以號令裁處廿與承嗣意合及長剽
悍善鬪冠軍中賊忍徂詐外飾行義輕財重施以鉤

美譽人皆附之承嗣愛其才將死顧諸子弱乃命悅
知節度令諸子佐之代宗因詔悅自中軍兵馬使擢
留後俄為節度使悅始招致賢才開館宇禮天下士
外示恭順陰濟其姦帝晚年尤寬弛悅所奏請無不
從德宗立不假借方鎮諸將稍惕息會黜陟使洪經
綸至河北經綸素昧時幾聞悅養士七萬輒下符罷
其四萬歸田畝悅即奉命因大集將士以好言激之
曰爾等籍軍中久仰縑廩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
而生眾大哭悅乃悉出家貲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
人德悅及劉晏死藩帥益懼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

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已懼率兵萬人屯曹州乃遣人說悅因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以王侑許士則等為腹心孟希祐康愔等為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滔責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為請不答魏博節度副史田廐玠謂悅曰爾籍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與恒鄆共為叛臣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滅族也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納竟以憂卒遂合謀同叛會令狐恒等表汰浮屠悅乃詐其軍曰有詔閱軍

之老疾瘦弱者由是舉軍咨怨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遣兵五千以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洛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悅欲阻山為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別遣兵八千以攻邢州兵五千壁盧疇絕昭義餉道悅自將兵數萬繼進又遣兵攻臨洛將張仵仵固守糧食且盡賞賜不足乃飾愛女示衆曰庫廩竭矣願將此女以代賞士感泣請死戰大破悅軍有詔河東馬燧河陽李芑與昭義軍救仵三節度次狗明二山間未進仵急以紙為風鳶

高百餘丈過悅營上悅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得及燧營
譟迎之得書言三日不解臨洛士且爲悅食燧乃自
壺關鼓而東破盧曠戰雙岡禽賊大將悅遁保洹水
於是邢曹俊爲貝州刺史乃承嗣時舊將果而謀悅
未得志召問計安出對曰兵法十則攻今公以逆干
順勢不敵也宜留兵萬人屯嚶口以遏西師則舉河
北二十四州惟公所命今攻臨洺糧竭卒老不見其
可悅所昵扈嶠孟希祐等皆訾短之故悅不聽其言
燧等距悅軍三十里築壘相望悅與納合兵三萬陣
洹水燧引神策將軍李晟夾攻悅悅大敗死傷二萬

計引壯騎數十夜奔魏其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須
官軍而燧與李抱真不協三帥音訥頓兵平邑浮圖遷
延不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涕曰
悅籍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此不敢圖
全然悅久稽天誅者特以肅清恒冀子弟不得承襲
旣弗能報乃至用兵使士民塗炭悅正緣母老不能
自剄願公等斬悅首以取富貴無任快死乃自投于
地衆憐皆抱持之曰今士馬之衆向可一戰事脫不
濟死生以之悅收淚曰諸公不以喪敗誓同存亡
縱身先地一敢忘厚恩乎乃斷髮誓將士亦斷髮

約爲兄弟乃率宮六人家室及府庫之所有大行賜
予而李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洺州降燧等受
之悅皆族昂等家悅自視兵械之人衆軍耗懼不知
所出復召曹俊與之謀曹俊爲整軍完壘以振士氣
羣心復堅後十餘日燧等始進薄城下未幾王武俊
殺惟岳而深州降朱滔滔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恒
州刺史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
滔怨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間乃僞路使王侑許士
則說滔曰司徒奉詔討賊不十日拔東鹿下深州惟
岳勢促故王大夫能得逆首聞出幽州日有詔破惟

岳得其地卽隸麾下今乃以深州與康日知是朝廷
不信於公也且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風將誅豪
傑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功臣劉晏等皆旋踵
破滅殺梁崇義誅其口三百餘血丹漢江今日破魏
則取燕趙如牽轅下馬耳夫魏博全則燕趙安鄙州
尚書必以死報德且合從連衡救災卹患不朽之業
也尚書願上具州以廣湯沐使侑等奉簿最孔目司
徒朝至魏則以具惟熟計之滔心素欲得具卽大
喜使侑先還上師弟先是詔武俊出恒冀粟三十萬
賜滔使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燧軍武俊懼悅破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北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周書卷一百一十五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南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梁書卷一百一十五
陳書卷一百一十五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北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周書卷一百一十五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南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梁書卷一百一十五
陳書卷一百一十五

起師北伐不... 武俊深州曰天子以君善戰天下
無前故分散... 何漳釜勢危... 利也豈特粟不出... 天下大夫親斷... 于國而坐兼... 武俊既得深... 同援悅孝忠... 北境以拒孝... 仍令其子士... 真為恒冀深... 三州畱

以兵圍趙州於是滔兵二萬屯寧晉武俊以兵萬五
千會之悅恃救至使康愔督兵與王師戰于御河上
大敗棄甲走至城悅怒閉門不納蹈籍死塹中者甚
衆其夏滔武俊軍至悅具牛酒迎犒燧等營魏河西
武俊滔悅壁河東起樓櫓管中兩軍相持自秋迄冬
燧遣晟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孝忠合攻涿莫二州
以絕幽薊路悅重德滔欲推為盟主而臣之滔不敢
當及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魏僭稱魏王以府為
大名府署置官屬使將田晁以兵數千助李納守鄆
明年夏滔屯河間畱大將馬寔以兵萬人攻魏會朱

泚亂帝出奉天燧還太原武俊等皆罷悅餞之厚遺武俊滔寔官屬皆有贈與元元年滔自將兵欲南渡河助泚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欵而猶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郢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圍令太尉三兄受命關中滔欲與回紇其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滔渡河其取太梁悅心不欲行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瑄見悅審其可否悅猶豫不決密召扈寧等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朱滔昔

事李懷仙為牙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其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泚既為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為留後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其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為所容況同盟乎滔為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耶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坰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渡河與禰中相應天下其孰當之大王于時悔之無及為大王許不若陽許偕行而

陰爲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卒之憂矣
扈寧以爲然王武俊聞李瑄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武俊向以宰相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耶捨九葉天子而不事而事泚及滔乎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爲王固已輕我曹矣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吾屬皆爲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堅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

汪春

清河朔復爲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
給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踰貝州次清河使使報悅悅不至進屯未濟使人督之曰王約出館陶與大王會乃濟河悅良久曰始約從王今舉軍持悅曰魏此困侵掠供餽屈竭以日拊循猶恐人且攜間一日去城邑朝出夕變且何歸不然悅不敢背約今遣將悉兵五千助王因使其屬裴抗盧南史報命滔怒罵曰逆虜前日求救許我貝州我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與同爲王教我遠

來而不出是賊不擊尚何誅乃因抗等使將取數縣
已而釋之悅兵不敢出遂圍貝州滔取武城通德棣
供軍餽盡囚諸縣官吏唯清陽不下滔圍之拔清平
殺五百人俘男女貲財去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
救魏會有詔悅封濟陽郡王而給事中孔巢父持節
宣勞始悅阻兵凡四年狂悖少謀亟戰數北死者什
八士苦之且馱兵既巢父至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
飲門階皆徹衛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
安起兵幾赤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吾將
誅之乃與左右踰垣入悅方醉寢酣緒挺刃升堂二

蔡李刊

弟諫止緒斬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妻悅死年三十
四比明以悅命召許士則蔡濟計事至則殺之劉忠
信者悅嘗使監督緒直寢門緒呼曰忠信殺僕射衆
執之語曰無之支已殊絕緒承嗣第六子悅待諸弟
無所間使緒主牙軍而凶險多過嘗答勗之悅於飲
食衣服儉嗇有節緒常苦不足頗怨望故作難悅既
死懼衆不附以其徒數百奔出北門而曹俊率衆追
還緒乃下軍中日我先王之子犯立我者賞衆乃
推緒爲雷殺悅親信薛有等數十人因巢父遣
使者聽命天子樂滔聞悅死以兵進攻魏州使人入

史纂左編卷之三
魏招緒降李抱真三武俊又遣使請緒許以赴援如
悅存日之約緒召其佐議之幕僚皆穆盧南史曰用
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
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昔其民何罪今雖盛強
其亡可跂足而待也況昭義恒冀方相與攻之奈何
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
蒙塵于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
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詔卽拜緒節度使
貞元元年緒死少子季安嗣數歲爲參軍節度副使
緒死時年十五匿喪觀變軍中推爲畱後因授節度

使季安擊鞠從禽酣嗜欲軍中事率意輕重官屬進
諫曰不納會詔中尉吐突承瓘以神策兵討王承宗
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
虜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陳君夏季安曰
善沮軍者斬時幽州劉濟將譚忠適使魏聞之入見
季安曰秦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
蜀取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者
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
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彼將夸服于臣下
也今若誦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

史纂左編卷之三
魏招緒降李抱真三武俊又遣使請緒許以赴援如
悅存日之約緒召其佐議之幕僚皆穆盧南史曰用
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
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昔其民何罪今雖盛強
其亡可跂足而待也況昭義恒冀方相與攻之奈何
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
蒙塵于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
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詔卽拜緒節度使
貞元元年緒死少子季安嗣數歲爲參軍節度副使
緒死時年十五匿喪觀變軍中推爲畱後因授節度
使季安擊鞠從禽酣嗜欲軍中事率意輕重官屬進
諫曰不納會詔中尉吐突承瓘以神策兵討王承宗
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
虜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陳君夏季安曰
善沮軍者斬時幽州劉濟將譚忠適使魏聞之入見
季安曰秦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
蜀取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者
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
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彼將夸服于臣下
也今若誦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

且能不耻于天下乎既耻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沙河監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不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歷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埤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

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將率兵伐承宗糧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有丘絳者父時賓佐與同府侯臧爭權季安怒并為下縣尉俄召還先坎道左既至生瘞之恐酷無憚忌大抵如此死年二十三歲贈太尉妻元誼女召諸將立其子懷諫懷諫最幼不能治事政決於私奴蔣士則數易置諸將軍中取田興為留後所謂田弘正者以懷諫歸第殺士則等十餘人季安既葬遂懷諫京師授右監門衛將軍寵錫蕃渥田氏自承嗣至懷諫四世凡四十九年也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玠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
從昆弟仕爲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
兵圍滄州廷玠固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朝廷嘉其
節徙相州承嗣盜磁相廷玠無所回染及悅代立忌
廷玠之正召爲節度副使廷玠至讓悅曰而承伯父
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奈何與恒鄆爲叛臣
自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悛盍殺
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汗人刀也遂稱疾不出悅過謝
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

之以爲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
同節度副使季安後汰銳殺伐弘正從容規切軍中
賴之翕然歸重季安內忌出爲臨清鎮將欲因罪誅
之弘正陽痺痼炙灼滿身臥家不出乃免季安死子
懷諫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委政於家奴蔣士則措
直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卽詣其家迎
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脅還府弘
正頓于地度不免卽令於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
爾等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
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於朝苟天子未命敢有

請吾旌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
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衛貝瀆之地籍
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賂諸將出屯質
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餽謝
慶弔服玩僭侈者卽日徹毀之幽恒鄆蔡大懼遣客
鑄說鉤染弘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詔充魏博節
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查其軍錢百
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一年度見曰存問高年孳獨
廢疾不能自存者度明察其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
自失乃深相結納

度復請徧行其部宣示天

子恩詔因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粵壤化為
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合始至六十年臣若
假天之靈奉陛下神道靈遣揚太和沈濯偽風然後
退歸田園避賢者路死不恨割諾褒答且賜名錫
予踵塗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希以兵三千進戰數有
功李師道疑其襲已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
得致誅焉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南
宮承宗懼歸窮於弘正弘正表諸朝遂獻德隸二州
以謝納二子為質而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
五節度使兵進討弘正自揚劉度河拒鄆四十里

壁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不戰陽穀再遇再
斬萬餘級賊勢感悟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
十有二州以獻田弘正捷奏至命戶部侍郎楊於陵
為淄青宣撫使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
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
約束上命揚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
遠適計士馬衆寡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
以鄆曹濮爲一道以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
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詔將有能殺
師道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志謂盡得十二

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日勿州縣長吏謂其下曰
軍府之政一切循舊言今但當諸公抱子弄孫夫復
何憂上欲移悟他鎮悉悟不受命密詔出弘正察之
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為初悟既
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觝戲引魏博使至延
以為歡悟盱衡攘臂助其決坐甲皆憚悟勇客有白
弘正者弘正曰鄆士疲於戰瘡者未起悟當卹亡弔
之慰士大夫心奈何取快目前耶吾奉詔按軍伺悟
去就今知其無能為也既而詔悟為成義軍節度使
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明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

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德殿眷勞殊等引見僚佐將
校二百皆有班賜進兼侍中擢其兄融為太子賓客
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闕下帝不許弘正遂還常欲變
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姓仕朝廷帝悉擢任之朱
紫滿門榮冠當時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
詔弘正兼中書令為節度使弘正以新興鎮人戰有
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弘正厚於骨肉兄
弟子姪在西都者數十人競為修廢日費約二十萬
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代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
平時天子賜錢一百五十緡不啻口至軍有怨言弘正親

加撫諭乃安仍請置魏之八為一綱以持衆心度支崔
陵吝其稟沮郤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衛卒老魏是月
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
震悼冊贈太尉諡曰忠愍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
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懸亡融退秩怒之故當季安
猜暴時能自全及為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
悔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昭拜相州刺史賜金
紫不欲其遠也尋起復田弘正前涇原節度使田
布為魏博節度令乘驛之鎮布田田辭不獲與賓客妻
子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道守從而行未至魏州

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聖室月千緡一
所取賣舊產得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
事之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
稱薦至右職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為先鋒兵
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為魏
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
兵討鎮軍於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
無鬪志又屬大雪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
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仰給朝廷今尚書
刮六用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已肥國六州之人何

史記卷之百一十九
十九
周恭
罪乎憲誠陰畜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有詔
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軍遂大潰多歸憲
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至魏州布召諸將議益
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
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卽遺表具其
狀畧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敢忘卽死伏
願陛下速敕光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爲河朔
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而言
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

憲誠何進滔

史憲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三世署魏博將祖及父
爵皆爲王憲誠始以趨敢從父軍田弘正討李師道
將先鋒兵四千濟河拔城柵師踵進乘勝逐北傳鄆
蹠師道傳首以功兼御史中丞長慶二年田布之自
殺也軍亂且囂時憲誠爲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
事以搖其衆衆乃逼還府擅總軍務穆宗以朱克融
王廷湊方盜幽鎮未有以制卽以節度使授之憲誠
外託王命而陰結幽鎮依以自固時李宓方亂私與
交通數助請旌節城馬頭具舟黎陽示將濟師者會

天子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倨言
 辭悖慢俄聞斬宥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如狗也
 唯知識主雖日加箠不忍離其謫猶類此進檢校司
 空與李全畧為婚家太和中其子同捷反潛以糧餉
 資之文宗申約使者相望因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憲誠使大將至京師偵事作慢言裴度待以不疑謂
 憲誠無二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
 晉公于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
 所為自有朝典耳遣去憲誠懼出兵從王師討之復
 遣大將开志紹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廷湊援同

如著包晉

陰誘志紹以利使殺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反屯永
 濟兵銳甚諸鎮共禦之憲誠告急天子詔義武李聽
 進討於是志紹與廷湊合兵劫貝州為聽所敗奔廷
 湊滄景平憲誠不自安請納地以李聽代初憲誠將
 以族行懼魏軍之雷問策於弟憲忠憲忠教分相衛
 請置帥因以弱魏復請詔聽引軍聲圖志紹而假道
 清河帝從之憲誠因欲倚聽兵去魏及聽次清河魏
 人驚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無負朝廷何懼為乃
 稍安然魏素聚兵清河聽至悉出其甲將入魏魏軍
 聞之懼明日盡甲而出聽按軍館陶不進眾謂憲誠

賣已日給我以活恩耶夜攻殺之并監軍史良佐推
何進滔爲帥以請詔贈憲誠爲大尉何進滔靈武人
世爲本軍校少客魏委質軍中事田弘正弘正攻王
承宗夜以兵壓鎮州承宗使健將以鐵冒面引精騎
千餘馳魏壁進滔率猛士逐之幾獲鎮人大懼從討
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憲誠死軍中傳諱曰得何公
事之軍安矣進滔下令曰公等旣迫我當聽我令衆
唯唯執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
脅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畱後俄進授節
度使居魏十餘年民安之開成五年死子重順襲武

宗詔河陽李執方滄州劉約朝京師或割地自効不
聽命時帝新卽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綰節度大使以
重順自副賜名弘敬帝討劉稹加東面招討使弘敬
倚稹相唇齒無深入意詔因稱其事母孝在軍久宜
亟戰弘敬亦自如及王宰踰乾河攻澤州天子慮稹
起山東兵命弘敬持齎塞其道不奉詔王元逵克邢
州攻上黨弘敬不得已乃出師未幾王宰統陳許兵
假道攻磁州弘敬懼乃進戰拔平恩澤潞平加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咸通七年死贈太師子全降襲年少
好殺戮下有小罪解縶責人人危懼後軍中相傳腹

減糧烏衆逐次全皞單騎遺衆推韓君雄以總軍事而殺全皞日何進滔至全皞九二世共四十二年懿宗擢君雄副大使君雄死子簡襲簡襲死樂彥積代之七年爲其下所殺

羅紹威

羅紹威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積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爲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爲君等帥也弘信貌狀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乃其立爲留後唐昭宗卽位拜弘信節度使朱温將攻晉乞糴於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琪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梁方策也亮鄆北敵晉晉遣李存

信救朱宣假道於魏溫間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
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為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
溫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溫至于落落送於魏弘信
殺之乃與言絕溫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
常為卑辭厚禮以聘魏魏使者至梁溫北面拜而受
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
信大喜以為厚已以故溫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
者魏不為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
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
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

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十萬攻魏屠具州紹威求
救于梁大敗燕軍于內黃明年朱溫遣葛從周會魏
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兵於老鵝隄紹威以故
德梁助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
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
史憲誠何全暉韓君雄樂彥植等皆由牙軍所立怒
輒逐殺之紹威為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為政有威
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
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間
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朱溫許之偽遣李思安

等攻滄州召兵于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
在紹威于廷規取梁女會梁女卒温陰遣客將馬嗣
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魏詐為
助葬温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
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朱温自內黃馳至魏魏兵
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澶博諸州魏
境大亂數月温為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
益孤温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温復攻滄州
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埃
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

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
拜守侍中進封鄴王温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
破梁潞州温自長蘆歸過魏疾作帥府中諸將莫得
見紹威懼温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為
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
温大喜乃急歸温篡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
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三之京師温歎曰吾聞
蕭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
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
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

光等降溫聞之笑曰吾嘗攻燕不能下令紹威折簡
乃勝用兵十萬溫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
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
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爲船自河入洛歲
漕穀百萬石以俱京師溫益以紹威爲盡忠遣將程
厚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
多外兵願得梁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溫亟
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詔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疆
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于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
冀卿復愈耳紹威事梁累拜太師卒年二十四諡曰
貞壯其子周翰襲父位乾化十年八月爲揚師厚所
逐徙爲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

後梁楊師厚

楊師厚潁州人事梁太祖拜節度使從太祖攻趙王
鏘於棗彊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
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軍潘晏臧延範等逐
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
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
兵至是遂逐其帥而代之稍矜倨難制故時魏特牙
兵其帥得以倨彊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為
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
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

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
 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乃以勁兵二萬人京師
 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從入見友珪益恐懼賜與鉅
 萬而還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
 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論禁軍吾事立辦末帝
 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
 下曰方郢王弒逆時吾不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
 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下
 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
 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
 見袁象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為應末帝卒
 與象先殺友珪末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
 無巨細皆以咨之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瘍發
 卒末帝為之受賀於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為兩鎮魏
 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石晉范延光

范延光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於
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
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
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
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
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爲
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
兵夜至河上爲梁兵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榜掠數百
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

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
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
行幸汴州至滎陽未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
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
莫若急攻臣請奇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
以奇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
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
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
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
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

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君

四十年自太祖

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

北與梁家戰河

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二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
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
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
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神福卒其子彛超自
立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彛超不受代以兵
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入見獻策言銀綏
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
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彛超夏州已破銀綏豈足顧哉

若不破夏州雖得緩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
說彛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
惜者朝廷之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
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
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
朝京師之人洶洶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
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治之延光曰制動當以
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
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
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
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
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
馮贇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
弒閔帝唐室大亂弘昭贇皆以禍以死未帝復召延
光為樞密天雄軍亂逐節度使遣延光討平之卽以
為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
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曰蛇龍類也
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曰延光欲特言其必貴
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中遂以其言為然由
是頗蓄異志當石敬瑭起太原未時遣延光以兵二

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敬瑭卽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敬瑭封延光臨濟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溫其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貲鉅萬計晉高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豪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還者悞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爲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

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強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况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耳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

延光遣將王知新齋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
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
以箭書二百射入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魏
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
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
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
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慙請
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
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
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

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晏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異
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劉處讓載酒夜
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
帝問晉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鎖以來免為
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其知所為處讓曰當且之
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畱守河南吾之
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
其幣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貲果圖之因
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卽南走吳
越請拘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

勲知州事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
許以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
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高祖
以適會其意不問為之輟朝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千
獲其流屍于謬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而葬墓輒崩
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祕瓊殺董溫乃取其貲延光
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
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為河陽行軍司馬
張寶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於魏延光
以為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計使楊光遠知彥珣
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
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
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
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贓誅

附錄 蕭俛銷兵失策 蕭邁召朱致失策

蕭俛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
 為翰林學士九年進知制誥會張仲方以李吉甫
 數調發疲天下訾其諛憲宗怒逐仲方而俛坐與善
 奪學士下除太僕少卿皇甫鏞薦為御史中丞鏞與
 令狐楚皆善俛兩人同輔政數稱其善故帝待俛厚
 穆宗立逐鏞議所以代者楚薦之授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
 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
 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聖懷後掩襲故

史考左編卷三十一
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
必勝術也若小不忍輕任于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
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嘗詔俛撰
王承宗先銘俛奏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
道其先又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
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止令狐楚罷執政西川節度
使王播賂權幸求宰相俛劾播纖佞不可汙台宰帝
不許自請罷冀有感悟帝亦不省俄罷為尚書左僕
射用播為鹽鐵使後卒相俛自謂輔政淺固辭僕射
換吏部尚書又避選事徙兵部復以少保分司東都

性簡潔以聲利為汙疾邪太甚孤特一槩故輕去位
無所籍文宗卽位召授少師稱力疾不拜既老家於
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
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狹于用人每
除吏常憂不稱鮮有簡拔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
文昌常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曠
勸帝偃革向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人歲限一為逃
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藉卒逋亡無生業曹聚山林
間為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
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軻北遂復失河

朔矣

蕭邁咸通中擢進士第拜右拾遺邁姿寓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為人乾符中累擢翰林學士承旨僖宗入蜀次綿州拜同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邁及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嘗入對殿中邁掖起之帝喜曰邁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也邁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母負我邁頓首謝從還京師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邁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之時藩鎮多與於盜賊橫放莫能制權綱摧弛支詳在徐州引散騎常侍

李損子凝吉為佐會牙將時溥逐詳而取節度溥為養幹所毒不死或讒凝吉為詳報仇者溥怒殺之損時在朝溥即上言損連謀請并誅田令孜受溥賂劾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渥傳成其罪御史王羣嫉惡甚表損不知狀今孜請移神策獄羣不奉詔奏言損近臣法當死即死獨不宜取辱於宦人手邁與時叩延英爭曰凝吉以冤就屠已不可言損與子音問不接且數其妾得謂同謀哉溥恃功壞天子法請案近臣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今損可無罪誅禍及臣輩帝悟止免官當此時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

附順唯遷未嘗少下後令我取安邑池鹽於將軍王
重榮臣等乃從重榮他莫不受詔今我以其討之重
榮引沙陀拒王師遂逐而西帝驚卒鳳翔諸節
度共劫入我生事難問大臣邁素惡之與裴澈計共
召朱玫於邠玫起邠兵五千奉迎與沙陀等連和令
我進守奉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我怒今我并望帝
不諒其心謂邁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人與賊肝髓
流野得復宗廟遺老殘民間輿馬音流涕相勸上曾
不念以諸侯勤王功爲敕使之寵今姦臣爲國產怨
我奉命而來返以爲脇君羣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

尚能垂頭塌翅求生於黃門哉喪君有君公其圖之
邁曰上無負大下顧爲令我掣制每言必涕數行下
陳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室意宜還藩奉表
請天子復國策無宜此我曰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
之邁曰人非伊霍欲爲禍首未或利也我退曰我擇
一王爲帝違者斬尚何事乃立嗣棄王煜而召邁作
冊邁苦辭我更委鄭昌圖滋恨邁及還長安使昌圖
相煜罷邁爲太子太保移疾不出其弟遠爲求樂令
往從之帝還宮宰相孔緯與邁雅隙乃劾嘗爲僞臣
即賜死其弟所實光啓三年邁見柄任凡五期行完

而材逢世多故召復臣以濟亂身汗偽署不得其死人爲哀之

杜牧作罪言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辨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分河南等當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滛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苦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

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於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春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連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鄙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其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於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百五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

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
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
為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
徐起出入成皋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
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
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睦
河修障戍塞其術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
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瀕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
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
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漚衣一

不敵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三十年乃能盡得
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
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秦邪豈其
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
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
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幾人無有已也今者上
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
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三津襄登安黃壽春皆
戍厚兵九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資不輟一人以他
使遂使我力解勢弛蒸視不輒者無可奈何階此蜀

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
元和初至二十九年間得而得吳得蔡得齊九收郡
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
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
今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也賢才姦惡搜選置舍果
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
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
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
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
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旣不可拔
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
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
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
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
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
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
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
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
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
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强大能致如此

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
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
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
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
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
髓無以爲非者指是頡頏侵族齧語曰叛去首首
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餒死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
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
山敗趙復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趙復振故不計
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一

鎮唐侯希逸李正己李師道

侯希逸營州人長七尺豐下銳上天寶末為州裨將
守保定城安祿山反使中人韓朝敷傳命希逸斬以
狗祿山又以親將徐歸道為節度使希逸率兵與安
東都尉王玄志新之遣使上聞唐肅宗乾元元年十
二月平盧節度使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
且就察軍中所欲授以節鉞李正己為裨將殺
玄志之子推希逸為節度使希逸之母正己姑也故
正己立之朝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一

卷一百一

十一

史記卷之三
士廢立自此始希逸與賊角數有功然孤軍無援又
為奚侵掠乃拔其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
陷肅宗因以希逸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
以平盧冠實應初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
尚書賜實戶圖形凌煙閣希逸始得青治軍務農有
狀後稍怠肆好畋獵佞佛與廣祠廬人苦之夜與巫
家野次李正巳因衆怨闥不內遂奔滑州召還檢
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大曆末封淮陽郡王建中二
年遷司空未及拜卒李正巳高麗人為營州副將從
侯希逸入青州希逸薦為折衝都尉寶應中以軍佐
從討史朝義時回紇恃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巳欲以
氣折之與大酋角逐衆士皆墻立觀約曰後者批之
既逐而先正巳批其頰回紇矢液沉離衆軍哄然笑
酋大慙自是沮憚不敢暴希逸以為兵馬使沈毅得
衆心然陰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不當廢尋逐
希逸出之左諸代為節度使本名保王至是賜今名
遂有淄青濟海登萊沂密七州與田承嗣薛嵩
李寶臣梁崇義韓牙相倚 是李靈耀反諸道攻之
得其地者為已邑正巳復平曹濮徐兗鄆凡十有五
州市渤海之馬歲不絕賦縣均約號最強大政令嚴

史集石編卷之三十一
酷在所不敢僞語以震鄉党請附屬籍許之因徙治
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之中初聞城汴州乃約
田悅梁崇義李愬各據其地濟陰陳兵按習時內
自關中西暨靈夏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
而季正已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
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船渦河不
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
河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
動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運道檄天下兵
為守備河南騷然會發疽死子納少時將兵防秋代

宗正見權殿中丞賜金紫正已死秘喪不發以兵會
悅於濮陽馬燧方擊悅納使將救之為燧所破燧
盡收洹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洧以徐州歸大
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款納恚洧昔已
且徐險集悉兵攻洧洧遣攝巡檢官崔程奉表詣闕
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徐海
沂三州觀察使況海沂二州今皆為納有洧與刺史
王涉馬萬通素有約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自
外來以為宰相一也先白張鎰鎰以告盧杞杞怒其
不先白已不從其請加洧御史大夫克招諭使十一

月宣武使劉洽兵馬使曲環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
淄青魏博之兵于徐州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
博將信都崇慶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王智興詣闕
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上爲之發朔方兵五千
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洧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
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
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
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奮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
前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與劉洽
寺相拒于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軍馬使

揚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我
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
伏兵絕其腰必敗之朝臣從之王溫果遣驍騎二十
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
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
渡者朝臣拮之曰彼涉吾何爲不涉遂涉水擊據
橋者皆死崇慶等兵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
死過半斃方軍一盡每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
人曰乞子之功無與宋多宣武皆慙官軍乘勝逐之
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汜漕運始通納

還濮陽治學進軍之殘六郭納登陣且合泣且悔遣
判官房說與平章二京四因玄佐謝罪時中人宋鳳
朝以納窮欲立一言不可赦帝乃然說中納于
是還郵與田悅三州木酒王武俊連年自稱齊王
置百官朝廷以納窮未衰始以李洎兼徐海沂觀察
使海沂見爲納所據竟無所得與元初帝下詔罪
已納復歸命復平盧帥節賜錢券納死軍中請嗣帥
詔起子師古爲本軍節度使初棣州有蛤蜊鹽池歲
產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人朱洎獨蛤蜊爲納所
據以專利後德棣人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河

以蛤蜊謂之三汭通魏博以交田緒盜掠德州
俊患之師古襲位武俊易其弱且納時將無在乃空
兵取蛤蜊三汭師古使趙鎬拒戰武俊子士清兵先
濟商河會營中火起士大譟不敢前德宗遣使者諭
武俊罷兵師古亦隳三汭聽命元和初卒師道師古
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食
之所從乃署知密州師道好畫及虜策師古病召親
近高沐李公度等曰卽我不諱欲誰嗣二人未對師
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耶彼不服戎以技自高尚慮
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死沐公度與家奴卒立之而

請于朝於是制書又不下師道謀哀兵守境沐諍止
更上書奉兩稅守監法請吏朝廷宰相杜黃裳欲撓
削其權請乘其未定而分之憲宗方誅劉闢未遑東
討故命為副大使自正已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嘯引
亡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納之以嚴法持下凡所付遣
必質其妻子有謀順者類夷其家以故能脅汧士衆
傳二世云帝討蔡詔興諸道兵而不及鄆師道率卒
二千抵壽春陽言為王師助實欲援蔡也亡命少年
為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燒河陰教
庫募壯士劫宮闕即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

周札刊

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滑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合
百餘區人有說師道曰上雖志討蔡謀皆出宰相而
武元衡得君願為袁盜事後宰相必懼請罷兵蔡圍
解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初師道置邸東都本道
人雜沓往來不敢詰多買田伊闕陸渾間以舍山棚
遣將些佳珍門察部分之嵩山浮屠圓靜為之謀元
和十年大饗壬邸中椎牛醞酒旣裹甲矣其徒白官
發之留守呂元膺以兵掩邸賊突出轉畧幾部入山
中數月有山棚鬻鹿於市賊遇而奪之山棚怒道官
軍襲擊盡殺之圓靜者年八十餘嘗為史思明將驍

悍絕倫既執刀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腳
且不能乃白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死歎曰敗吾
事不得見洛城流血於時畱守防禦將都亭驛吏數
十人皆陰受師道署職使爲調察故無知者又窮治
佳珍察乃害武元衡者鹽鐵使王播又得佳珍所藏
弓材五千并斷建陵戟四十七初李師道謀逆命判
官高沐與同僚郭驢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
目官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滂泣言於師道曰文會
等盡誠爲尚書憂家事反爲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
不憂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疎

沐等出沐知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
道云沐潛輸款于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并
囚郭驢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爲高沐之
黨而囚之始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宴平間道走
淮西元濟日與宴厚結歡宴平歸以爲元濟暴師數
萬而晏然居內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也師道本倚
蔡爲重蜀之怒乃以他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顏拔凌
雲柵益大懼遣使歸順帝重分支兩寇故命給事中
柳公綽慰撫之加檢校司空蔡平又遣北部員外郎
張宿諷令割地質于宿謂曰公今歸國爲宗姓以尊

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二百餘州
天子北面稱蕃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
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許內省宜遣子入
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方入侍宿
既還師道中悔存諸將議皆曰蔡數州戰三四年乃
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將崔承度獨進曰公初不
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者也朝廷以一
漿十餅誘之去矣師道恚遣承度詣京師戒候吏待
其還斬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還帝以其負約遣使
喻旨師道許之然懦暗不自決軍府大事獨與妻魏
氏奴盧惟堪楊自温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
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與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
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
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
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如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
乃上書以軍不協為辭帝怒下詔削其官詔宣武魏
博義成武寧橫海諸軍進討武寧節度使李愬使將
王智興破其衆斬二千級獲馬牛四千畧地至平陰
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武寧將李祐戰
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南節度使李

夷簡命李聽趨海州下沐陽朐山進戍東海魏博節
度使田弘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距鄆四十里而營
再接戰破三萬衆禽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顏攻
濮陽收斗門杜莊二屯弘正又戰東阿殘其衆五萬
師道每聞敗輒悸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白
初遣大將劉悟屯陽谷當魏博軍師道疑其逗遛悟
懼不免旣敗數令促戰師未進乃使奴召悟計事悟
知其來殺已乃稱病不出召將吏謀曰魏博兵強乘
勝出必敗吾師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司空一人而
已悟與公等皆被驅逐就死地何如轉禍爲福殺其
來使以兵趣鄆州立大功以求富貴皆曰善乃迎其
使而斬之遂賫師道追牒以兵趣鄆州及夜至門示
以師道追牒乃得入兵士繼進至毬場因圍其內城
以火攻之師道晨起聞之卽與弘方匿溷間兵就禽
之師道請送京師悟謂曰司空今爲囚何面目見天
子猶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京
師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田
弘正之渡河也禽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有詔悉
赦之給繒絮各付所獲行營驅使若有父母在欲還
者優遣曰朕所誅者師道而已賊中聞降者相繼由

是悟得行其謀師道首傳弘正營召澄驗之澄舐目
中塵號絕良久悟素與師道妻魏氏亂妄言鄭公徵
之裔不死没入掖庭他宗屬悉遠徙上命戶部侍郎
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
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自廣德以來
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
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沂州役卒王弁殺觀
察使王遂遂本錢穀吏性狷急專以嚴酷爲治盛夏
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役卒王弁與其
徒四人執遂斬之朝廷議興兵討弁恐青鄆相扇繼

變乃除并開州刺史旣行所在滅其道從加以柙械
乘驢入關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遂
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以棣州刺史曹華
爲沂海觀察使引棣兵赴鎮討之將士迎候者華皆
以好言撫之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
士千人於幕下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
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旣定沂人皆出因
闔門譟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處此將士何得
輒害之語未畢伏者起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血
流殷渠亦氣冒門高丈餘亦之人重足屏息華惡

沂地福請治充許之自李正已爲盜齊魯益汗驚
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之元儒士春秋
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兵家賞佐贍給乃知教成
就諸生仕諸朝鎮人官出弘正華亟請以本軍進討
不從進華校工部尚書就克節度使徙鎮義成軍
卒

石晉楊光遠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澄啜蓋沙陀部人也光遠
初名阿檀爲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
折其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爲幽州馬步軍指揮
戍瓦橋關光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
長於吏事明宗時爲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
唐兵破王都折中山得契丹大將煎刺等十餘人已
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來煎刺等明宗與大臣
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煎刺等皆北狄之善戰
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

吾利耶明宗曰萊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
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煎刺等
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
中山兼北回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
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
副使為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
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
斬曰爾輩大是惡漢見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
猶為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
非惡漢見耶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曰懼否皆曰是

懼曰向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
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為宣武軍節
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為悒悒之
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
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
常為媿爾由是高祖以為忠頗親之范延光反以為
魏府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他計降延光
而光遠自以為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為恣橫
高祖每優容之為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
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

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桑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畱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已爲晉踈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出帝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州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真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真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戚城亦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真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曰皇帝悞光遠耶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錢紙祭天地投之卽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無輕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濬親將杜延壽等劫光

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
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爲侍衛將軍賜光遠
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爲不可乃刺李守貞便宜
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投之於其家延祚至
其第光遠方閱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
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
須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
降契丹使爾家世爲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
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勳事晉爲鄆州防禦
使德光滅晉使人召承勳至京師責其劫父鬻而令
之乃以承信爲平盧節度使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
其足也人爲之語曰自古豈有禿蒼天子跛足皇后
耶相傳以爲笑然而召夷狄爲天下首領卒滅晉氏
蒼夷中鬪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爲之也

唐劉玄佐李萬榮董晉韓弘

劉玄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少儻不理生業爲縣捕盜吏違法爲令所笞僅死乃亡命從軍大曆中爲永平軍衙將李靈曜據汴州洽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遂詔以州隸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奏署宋州刺史建中二年加兼御史中丞亳穎節度等使李正已死子納匪喪謀叛而李洧以徐州歸順納遣兵圍之詔洽與諸軍援洧與賊接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由是翰輦路通加御史大夫又收濮州降將楊令暉分兵拔之徇濮陽降其將高彥昭以通濮陽津遷尚

宋

書累封四百戶兼曹濮觀察使尋加淄青兗鄆招討使又加汴滑都統副使李希烈攻汴州德宗在奉天連戰賊稍卻興元初進加檢校左僕射加平章事希烈圍寧陵洽大將劉昌言堅守不下希烈攻陳州洽遣昌言與諸軍救之大敗賊黨獲其將翟崇暉希烈棄汴州洽率軍收汴宋節度無幾授本管及陳州諸軍行營都統賜名玄佐是歲來朝又拜涇源四鎮北庭等道兵馬副元帥檢校司空益封八百戶玄佐性豪侈輕財重義厚賞軍士故百姓益困是以汴之卒始於李忠臣訖于玄佐而日公驕恣多逐殺將帥以

利剽劫又寵任小吏張士南父養子樂士朝財物鉅萬士朝隨玄佐在鎮每李納使來必重贈遺飾美如名樂從其遊娛故多得其陰事常先為備故納憚其心計貞元三年三月薨將佐匿之稱疾請代主亦為之隱遣使即軍中問以陝號觀察使吳湊為代可乎蓋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瑗皆以為便然後除之湊行至汜水玄佐之柩將發軍中請備儀杖瑗不許又令留器用以俟新使將士忿玄佐之壻及親兵皆被甲擁玄佐之子士寧釋衰經登重楊自為留後執城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曰爾皆請吳湊者遂尚之盧瑗

逃免士寧以財賞將士劫孟介以請於朝上以問宰相竇參曰今汴人指李納以邀制命不許將合於納以士寧為宣武節度使士寧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已託言巡撫至宋州以都知兵馬使劉逸淮代之貞元九年劉士寧既為節度使諸將多不服士寧滯亂殘忍出畋輒數日不返軍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與玄佐同開素得衆心士寧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士寧帥衆二萬畋於外野萬榮晨入使府召所留親兵千餘人詐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堂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拜又諭外營兵比且

命及分兵閉城門使馳白士寧曰敕徵大夫宜速歸路少或遷延當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為用以五百騎逃歸京師比至東都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敕歸第行喪禁其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郟城遣使問故且請戰萬榮以言戲之少誠慙而退上聞萬榮逐士寧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為今軍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勞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畧曰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典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強弱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

留後其制即從內出贊復上奏其畧曰萬榮今所陳
奏頗涉張皇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
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方鎮之臣事多專
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
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昨逐士
寧起於倉卒諸鄰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
志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
與之同惡陛下但選文武群臣一人命爲節度仍降
優詔慰勞本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
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

縱欲跋扈勢何能爲上不從以通王諶爲宣武節度
大使以萬榮爲留後十年夏四月庚午宣武軍亂留
後李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千人素驕橫萬
榮惡之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
琳誘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掠而潰多
奔宋州宋州刺史劉逸淮厚撫之惟清奔鄭州彥琳
奔東都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有軍士數人呼
於市曰今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奏稱劉士
寧所爲五月徙士寧於郴州十一年以李萬榮爲節
度使十二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霍仙鳴薦押牙劉

沐可委軍政以沐爲行軍司馬李萬榮疾病其子廼
爲兵馬使廼集諸將責李湛伊婁說張丕以不憂軍
事斥之外縣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始畢
軍士十餘人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爲行
軍司馬沐懼陽中風昇出軍士又呼曰倉官劉叔向
給納有姦殺而食之又欲斫守進廼止之廼又殺伊
婁說張丕都虞候鄧惟恭與萬榮鄉里相善萬榮常
委以腹心廼亦倚之至是惟恭與監軍俱文珍謀執
廼送京師以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
使以萬榮爲太子少保貶廼虔州司馬已而萬榮卒
鄧惟恭旣執李廼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遺
迎董晉晉旣受詔卽與僚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
至鄭州迎者不至鄭州人爲晉懼或勸晉且留觀變
有自汴州出言於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
晉來之遠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恭乃帥諸將出
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差自安旣入仍
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
李萬榮亦惟恭每加厚焉士卒不能禦乃置腹心
之士募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常賜酒肉
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詔以宣武將士登惟恭等有執

送李迺功各遷官賜錢共是所嘗遇通制使者皆
勿問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宣武行軍司馬朝議以
董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
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
軍中得安十五年宣武節度使董晉薨以其行軍司
馬陸長源爲節度使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判官孟
叔度輕佻滌縱好慢侮將士軍中皆惡之董晉薨長
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
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河北賊以錢
買健兒求節鉞邪故事主帥薨給軍士布以制服長
源命給其直叔度高鹽直下布直入不過得鹽三二
斤軍中怨怒長源亦不爲之備是日軍士作亂殺長
源叔度鬻食之立盡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
淮父爲宣武大將得衆心密書召之逸淮引兵徑入
汴州亂衆乃定己丑以劉逸淮爲宣武節度使賜名
全諒未幾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都知
兵馬使匡城韓弘爲留後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
顧必堪其事以韓弘爲宣武節度使時吳少誠遣人
至汴密與劉全諒謀因曲環卒襲陳許會全諒卒其
人在傳舍弘喜獲節鉞卽斬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

助禁軍共討少誠汴州自劉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及
陸長源遇害頗輕主帥其爲亂魁黨數十百人弘視
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部將劉鶚者克卒之魁也弘欲
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於衙門召鶚與其黨三百數
其罪盡斬之以徇血流道中弘對賓僚言笑自若自
是訖弘入朝二十餘年軍衆十萬無敢怙亂者憲宗
卽位方欲用形勢以臨淮西乃授以司徒平章事及
用嚴綬爲招討爲賊所敗弘方鎮汴州當泗河賊之
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
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令兵部

郎中知制誥李程宣賜官告弘實不離理所唯令其
子公武率師三千隸李光顏軍弘雖居統帥常不欲
諸軍立功陰爲逗抗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其
危國邀功如是吳元濟誅以統帥功加檢校司徒兼
侍中十四年誅李師道收復河南二州弘大懼其年
七月盡攜汴之牙校千餘人入上章堅辭戎務願留
京師奉朝請守司徒兼中書令乃以吏部尚書張弘
靖兼平章事代弘鎮宣武憲宗崩以弘攝冢宰十五
年六月以本官兼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時弘弟
充爲鄭滑節度使子公武爲鄜坊節度使父子兄弟

皆秉節鉞人臣之寵冠絕一時二年請老乞罷戎鎮
三表從之依前守司徒中書令其年十二月病卒時
年五十八贈太尉賻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碩
初弘鎮大梁二十餘載四州征賦皆爲已有未嘗上
供有私錢百萬貫粟三百萬斛馬七千疋兵械稱是
專務聚財積粟峻法威而莊重寡言沉猜勇斷隣封
如吳少誠李師道輩皆憚之詔使宣諭弘多倨待及
齊蔡賊平勢屈入覲兩朝寵待加等弘竟以名位始
終人臣之幸也

唐劉悟附枝上李德裕書

善昭劉悟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叔父
全諒節度宣武器其敢毅署牙將以罪奔潞州王虔
休復署爲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百萬在
馬悟破滕鏞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徇豪橫犯法繫
河南獄畱守夏韋卿貸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始未甚
知厚從擊毬軒然馳突撞師古馬仆師古恚將斬之
悟甚氣以語觸師古不懼師古奇其材令將後軍妻
以從妹歷牙門右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爲助
命悟督之悟獨寬假人皆歸賴師道被討使悟將兵

萬餘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
號曰劉父及田弘正渡河屯陽穀壁阿井悟軍無備
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不脩軍法專收衆心恐有
它志宜早圖之城中飛語以為馮利涉與悟當為師
師道內疑數召悟計事悟曰今與魏如角力者勢已
交先退者負悟還魏踵薄城下矣左右諫曰今官軍
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為用是自
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
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為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
悟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

其陰謀密疏以白父或言悟終為亂不如速去師道
遣使兩輩來責戰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使者與暹
屏語移時悟疑之暹以情告乃斬使者悟嚴兵自衛
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
誠無負于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
其次矣天子所欲誅者司空一人而已今軍勢日蹙
吾曹何為隨之族滅乎欲與諸君卷旗束甲還入鄆
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兵馬使
趙垂棘立于衆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
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

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為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
于帳前餘皆股粟曰惟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日入鄆
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
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
三聲絕入啣枝疾走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
數里天未明悟駐軍聽城上柝聲使十人前行宣言
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俟寫日十人拔刃擬之
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北至于城已
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
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于地悟勒兵
升聽事使捕索師道乃命兩虞候巡坊市禁掠取大
集兵民於球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
者二十餘家將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
手獻歛出賈自言于獄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
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曰事成以舉烽相
白萬一城中有亂不能入願公引兵為之助成之日
皆歸于公能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拔已營弘正見
烽知得誠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二言遣使送弘
正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即拜悟義成節度使元和十
五年來朝進檢校兵部尚書穆宗立徙監義軍朱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融亂議者皆假悟或為厭其亂移守盧龍至邢州
會王庭湊之變不得入還屯進義幽鎮招討使治邢
州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協衆辱悟
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忿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
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
其屬賈直言實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為至
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遠謝曰吾不欲聞李司
空字少選當定即搆兵退匿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
貶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
亡命者多歸之疆列其寃累進檢校司徒寶曆初

言師道以兵出瑤瑒被悟皇恐命禱外具
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數斗卒贈大尉表其子
諫嗣從諫母微賤少校儉師道時使悟出屯署從諫
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戲博交通具知其陰
盜事悉疏于悟故悟得立功悟卒從諫知留後持金
幣賂當權者朝議謂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
僕射李絳奏言悟匿死衆必不同亂從諫威惠未著
若詔北鎮大將軍領節度馳入軍乘其未備使軍情
有屬謀自屈矣有如拒命三州勢難獨存數月可覆
時李逢吉王守澄納其賂數為請敬宗乃以晉王為

策度大使詔從諫王留事晉王帝所愛從諫饋獻相
望未幾拜節度使大和初李聽敗館陶走淺口從諫
引鐵騎黃頭郎救之聽免拜司空昭義自悟時治邢
州而人思上黨從諫還治潞悟苛擾從諫寬厚故下
益附方年壯思立功六年請入朝文宗待遇加等門
下還藩進同平章事公卿多託以私又見事柄不一
心輕朝廷有驕色李訓約從諫誅鄭注及甘露事
宰相皆夷族傳言死非其罪從諫不平三上書
涯等罪譏切中人時宦豎得志天子弱鄭覃李
注及諸其論執以立權綱中人憚而怨之又

肅本非太后第仇士良積怒倡言從諫志窺伺從諫
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
性奢侈飾屋室輿馬無遠畧善貿易之算徙長子道
入潞歲權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錢收緝十萬賈人
子獻口馬金幣卽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暴橫沓
貪責子貨錢吏不應命卽心于從諫欲論奏或遣客
游刺故天下恚怒從諫畜高元尺獻之帝帝不納
疑士良所丑恚怒益甚益不平又聞士良寵方渥愈憂
惑欲自入朝恐不脫禍因病卒
從子稹從諫以爲嗣病甚其妻共謀令主軍事置大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將王協郭誼劉士德劉守義等佐稹秘不發喪協謀遣將請醫於朝中人與醫至時從諫死已再旬稹曰公困革不任受刃稹請代拜中人曰然而視可也辭以母夫人侍不可屏中人欲直入武德等戶之中人恐有變趨出貳百萬後使者繼往知從諫已死未至數舍衆懼武德與將董可武出兵萬人迎勞至牙門不得前諸將乃詣監軍崔士康邀說請如河朔故事士康懦不敢拒乃至喪次扶出稹爲裹紼巾曰毋更欲殺敕使諸將哄然笑遂出見三軍帝怒前使者不入謫隸恭陵京兆府詔羣臣議李德裕建言稹所

恃者河朔耳若遣大臣諭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矣有詔奪從諫稹官敕諸軍進討於是河陽王茂元以兵屯千萬善河東劉沔守昂車關壁榆社魏博何弘敬柵肥鄉侵平恩成德王元逵次臨洛畧堯山河中陳夷行營冀城侵冀氏茂元別遣將營天井關爲賊將薛茂卿所破執四將火一十七柵張巨進攻萬善不能下茂元欲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懷澤行營陳許士剽武賊衆素憚畏而茂卿負戰勝冀厚賞或言其兵犯王畧深朝廷且怒節益不可至稹然之故茂卿夫望乃與宰通卽僞挑戰亟

史記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晉書 三十一
北委天井關去左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使諜言
於宰曰澤可取吾應於內宰疑不進失期茂卿扼腕
悵恨稹聞其貳誅之宰進拔陵川劉沔又取石會關
李石代沔領河東稹因石兄洺州刺史恬移書乞降
石以聞右拾遺崔碣表請納之帝怒斥碣鄧城令詔
敢言罷兵者戮賊境上令石荅書許稹百縛石馳往
受之稹不出俄而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稹連和稹
諸將建議我求承襲彼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
使送京師使將屯鼓腰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帝
猶一赦始從諫將死命稹無管辱羣奴故李士貴等

與王協尤用事士戰有功不賞下無鬪志府中財貨
尚山積而協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檢實而溪并
齊民閱其貲十取二百姓始怨從諫妻弟裴問守邢
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子其家以輸貲不
時為溪所囚問以為言溪大怒問因殺溪與刺史崔
敬斬大將自歸成德軍王釗守洺州給士幣布一端
稹檄代歲廩釗謂衆曰庫物尚多欲發以為賞可乎
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款魏博軍磁州將高玉堯山
將魏元談等以次降成德元達以久為賊守殺之稹
聞三州降大懼大將郭誼與王協始議圖稹使董可

武誘稹至北第置酒飲酣卽斬首悉取從諫子在襁
裸者二十餘并從子積匡周等殺之軍中素不附者
皆殺函稹首送王宰獻京師告廟社帝御輿安門受
之石雄以兵守境軍大掠誼移書責之雄銜怒稹之
死誼斥從諫妻伏夾室收其貨私於已建大厩日望
旌節宰相德裕建言稹庸下亂繇誼始及軍窮促乃
圖稹邀榮不誅無以懲姦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黨
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狂人呼於潞市曰石雄七千
人至矣從諫捕誅之乃請詔雄率兵如數以入雄至
潞縛誼及王協等送京師並誅死初從諫妻裴氏因

稹拒命召集大將妻同宴以酒爲壽泣下不能已諸
婦請命裴曰新婦各與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
擢莫効李丕背恩走投國家子母爲記故悲不能已
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志益堅稹死裴亦以此極刑
杜牧上李德裕書曰某大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詣淮
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
質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
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旣
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
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旣居前列

史纂左編卷五十一
人情
多致敗亡如戰而勝則主人引指以爲己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自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城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宜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潞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

凡爲寇之利風俗益悍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勦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鄒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投與本軍大將軍但軍士附者卽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而奉進旨祇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必除人

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
超出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
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
取詔以授之從史奉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便
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邇後漸蓄姦謀
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
起復亦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軍王翼元烏重
胤第五釗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
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士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
血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况

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
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人覲天下無事柄
廟算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十攻之勞坐
食租稅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
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
七月幽鎮乘此首倡爲亂忠義一軍初亦鬱咈及詔
下誅叛使温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今發兵其時九月
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頒冬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
垂手強項往往諍語及温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三
日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

史以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保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謀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祇鄆州隨來中軍二千

一其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同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屬澤州關陝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窒其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為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

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况聯姻
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讐之兵伏朝廷委任之重必
宜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于圍
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纍稚老而已必不能倍二
十城長驅上山徑搗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
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
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里三齊兵管州最勁宣潤二千
弩手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
耶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
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山東糧

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
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
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
彼汾之曲成少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
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符堅
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
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
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壁城州今絳
山縣是也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
某愚見不誅劉稹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

者北虜纔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算深遠北虜即日
敗亡倘使北虜至今尚存公邊猶須轉戰回顧上黨
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
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久有他變故孫子
曰兵聞拙速不賭巧之久也

唐李克用

李克用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
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
者居於北庭其子執宜始居定襄其部落萬騎皆驍
勇善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亦心懿宗咸通十
年神策大將軍李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
朱邪赤心為招討沙陀三部軍使以從破勛功拜
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一名李國昌以附屬
藉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益橫懿宗患之十三年
徙國昌雲南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國

本

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鳥為雲州守捉使國
昌已拒命克用乃殺之同軍以爲使段文楚據雲州
自稱留後出是沙陀使代克用爲邊患矣明年僖宗
卽位乃拜赫連鐸上同節度使以李均爲代北招討
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虜軍又破苛嵐軍
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是益熾北據蔚州南侵忻代嵐
石至於大谷焉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
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鉅雄武軍其
叔父友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聞之遽還可舉追
至藥兒嶺琢軍夾擊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韃靼

克川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鷓見其一目眇及其貴也
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其在韃靼久之鬱鬱
不得志又常懼其國已因時時從其群豪射獵或掛
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爲神
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恩發沙
陀先所降者萬人以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
掠而還景恩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
用於韃靼承制以爲代州刺史鴈門以北行營節度
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來發軍錢節度使
鄭從謹與之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

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步騎萬赴京師三年正月至於河中進屯孔阮巢驚曰鴟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鄴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章尚讓於良田坡橫尸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先入戰望春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天子拜克用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河東節度使以國昌爲隄門以北行營節度使十月國昌卒十一月遣其弟克脩攻昭義孟方立取其澤潞二州方立走山東以邢唐磁三州自別爲昭義軍黃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權遂攻陳州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抹陳州四月敗尚護於太康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及之賊衆驚潰比至封丘又敗之巢脫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臥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於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絕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於太原訟其事于京師請加兵于汴遣弟克瑊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王用隴西郡王光啓

元年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兗州以定州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重榮用以兵護處存之鎮重榮使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八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重榮旣不肯徙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玫於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居於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得襄王煊迫之稱帝屯于鳳翔僖宗念獨克用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也當破黃巢長安時天下兵馬都監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玫等克用陽諾而不行明年孟方立死其弟遷立大順元年克用擊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乃遣安金俊攻赫連鐸於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於蔚州金俊大敗於是匡威鐸及朱全忠等皆請因其敗而伐之昭宗以克用破黃巢功高不可伐下其事臺省四品官議議者多言不可宰相張濬獨以謂少陀前逼僖宗幸興元罪當誅可伐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善也亦極諫以爲不可昭宗然之詔諭一二等全忠陰賂濬使持其

議益堅昭宗不得已以濬為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
統韓建為副以京兆尹孫揆為昭義軍節度使克用
遣李存孝執揆于長子十一月濬及克用戰于陰地
濬軍三戰三敗濬建遁歸克用八掠晉絳至於河中
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天子為之引咎
優詔答之二年二月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隴西郡
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四月攻赫連鐸於雲州圍
之百餘日鐸走吐渾八月大蒐于太原出晉絳掠懷
孟至於邢州遂攻王鎔于鎮州克用柵常山西以十
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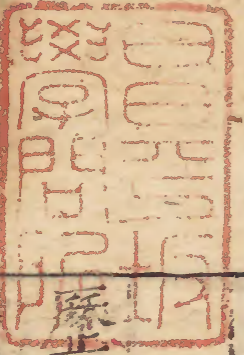
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
不嘶以免李匡威掠鎔克用還軍邢州景福元年王
鎔攻邢州李存信等敗鎔于堯山二月會王處存攻
鎔戰于新市為鎔所敗八月李匡威攻雲州以率克
用之兵克用潛入於雲州返出擊匡威匡威敗走十
月李存孝以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援于王鎔克用出
兵井陘擊鎔且以書招鎔而急攻其平山鎔懼遂與
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助攻邢州乾寧元年
三月執存孝殺之冬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追至景
城見殺以劉仁恭為留後二年河中王重盈卒其諸

子珂珙爭立克用請立珂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
華州韓建請立珙昭宗初兩難之乃以宰相崔胤爲
河中節度使旣而許克用立珂茂貞等怒三鎮共犯
京師聞克用亦起兵皆罷去六月克用攻絳州斬刺
史王瑤珙弟助珙以爭者七月于至河中同州王
行約奔于京師陽言曰沙陀十萬兵至矣謀奉天子
幸邠茂貞假子閻圭亦謀劫幸鳳翔京師遂大亂昭
宗出居於石門克用軍留月餘不進昭宗遣延王戒
丕冊王允兄事克用且告急八月克用進軍渭橋以
爲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昭宗還京師十月克用起

破邠州王行瑜走至慶州見殺克用還軍雲陽請擊
茂貞昭宗慰勞克用使與茂貞解仇以紓難拜克用
忠正平難功臣封晉王是時晉軍渭北遇雨六十日
或勸克用入朝克用未決都押衙蓋寓曰天子還自
石門寢未安席若晉兵渡渭人情豈復能安勤王而
已何必朝哉克用笑曰蓋寓猶不信我况天下乎乃
收軍而還三年正月昭宗復以張濬爲相克用曰此
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爲相則臣
將暮至闕廷京師大怒濬命遽止朱全忠之攻克鄆
也克用遣存信假道魏州以救朱宣等存信屯于莘

縣軍士侵掠魏境羅弘信伏兵攻之存信敗走洛州
 克用自將擊魏戰于洹水亡其子落落六月破魏成
 安洹水臨漳等十餘邑十月又敗魏人於白龍潭進
 攻觀音門全忠救至乃解四年劉仁恭叛晉克用以
 兵五萬擊仁恭戰於安塞克用大敗光化元年朱全
 忠遣葛從周攻下邢洺磁三州克用遣周德威出青
 山口遇從周于張公橋德威大敗冬潞州守將薛志
 勤卒李罕之據潞州叛附于朱全忠二年全忠遣氏
 叔琮攻破承天軍又破遼州至於榆次周德威敗之
 于桐澗秋李嗣昭復取澤潞三年嗣昭敗汴軍於汴

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
 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
 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為然乃為燕出兵破
 潞州梁圍遂解去以嗣昭為三州留後七年梁兵十
 萬攻潞州圍以夾城遣周德威救潞州軍於亂柳冬
 克用疾是歲梁滅唐克用復稱天祐四年五年正月
 辛卯克用卒年五十三子存勗立葬克州於雁門



卷之...

...

...

萬文聚積編以表其...
 新故聚圖多氣...
 兩野地...
 常因拜而...
 燕音合...

